

乌江之夜

■ 鹿 贝

两敌主力改向追来。南北之敌距我们都不远,假若他们发现红军在此渡江,势必会南北夹击,如此一来,我已过江和尚来不及过江的部队都将被迫背水一战,其结果将比湘江血战更为惨烈!湘江之战我军尚有数日渡江时间,而今乌江两岸之敌离我们至多半日路程!乌江两岸的空间也更为狭小,我军的兵力也更为集中……

北上、西进,或者东出,都是无路可走,都必定陷入敌军重围。而南下,亦是面临巨大的凶险。

二

夜幕中划过一道亮光,是手电筒晃动的亮光。是曾局长回来了,他风风火火地闯进我们值班室。从他的神情我们一望而知,最高层指挥者已有了决策。他的神情旋即变为镇定,是临战前的那种镇定,镇定中其实是有一种紧张。

他随手拿起桌上的一册翻烂了的《康熙字典》。国民党使用的很多密码,都是以明码为基础,而明码是以《康熙字典》为字源。《康熙字典》47035个字,214个部首,其中有一万个字编成明码。曾局长随意翻弄几下,便冲着破译科的曹、邹二人说:“这本字典你们也背得差不多了,我倒是想问,这四万多个字里,同音字多的是,但有一个字,有同音无同声,你们谁知是哪个?”

这个可真把大家给问倒了。曾局长倒不是要为难大家,他更像是在自言自语,提问和作答,都好似是他独自在沉吟。“命。”

大家恍然大悟,便静待曾局长接着说。

“给周浑元、吴奇伟发电。”

红军是唯物主义者,并不信命。即便命悬一线,这个命其实还是在红军手里。天无绝人之路。当前情报局里的人都有了如指掌,曾局长无需多言解释,曹、邹二人便明白了他的这招绝计:以蒋介石的名义,越过兵团总指挥薛岳,直接给周、吴两纵队下令。

好一妙计!曾局长说中央和军委领导都为此叫好,而大家立马兴奋起来,也顿觉此计可行。

蒋介石时常越级指挥,此时他亲临贵阳督战,更是直接指挥,他也曾直接给周、吴发电。情报局熟悉国民党中央军密电程序和规律,曾局长熟知蒋介石电文修辞和格式,曹科长熟悉敌军通用、专用两种密本,而邹副科长也假熟练模仿对方发报惯用节奏和指法。假置身在贵阳的蒋介石发电,令周、吴纵队按计划前进,如此就有望避免敌我两军遭遇,以确保我军31日全部南渡乌江。

周、吴纵队原受命就是向泮水、新场前进,此电只是令他们按原计划行进,不能擅自改变行动路线。最好是以某种理由,令他们加快前进!他们速度越快,便

离红军越远。

是妙计,当然也是险棋……

“假如这假电被识破……如此就……”邹副科长也是眉头紧锁。

“没有这个假如!”曹科长大声说,“必须万无一失!”

曾局长拳头猛地砸在桌子上。

三

有夜鸟在暗处鸣叫,粗哑拉长的怪叫声。他们屏息静听这叫声,都不自觉地微微摇头。他们不知这怪鸟的名字,于是相视一笑,顿觉有些轻松感了,便立马开始工作。曾局长顺手拿起一份最新破获的密电:“查赤匪行动,飘忽不定,我军剿匪作战,处置贵在神速……”

曾局长扫一眼这电文,找一下老蒋行文的感觉,便拿起桌上的红蓝铅笔。他忽又放下这铅笔,又微笑着从兜里掏出派克自来水笔。这是红一军团赠送给他的战利品。墨水已不多,平时他是舍不得用的。他便埋头用这派克笔起草电文。

乾初、梧生二兄。曾局长写下这几个字,曹科长立即将其译为代码,但却带着疑问抬起头。

不妥吗?曾局长问。

前次电令,他直接用的是周纵队、吴纵队。曹科长说。

老蒋爱玩辞令啊,上月他有两次给万耀煌发电,万耀煌不过是周纵队的13师师长,可他一份称“武樵(万耀煌之字)同志弟”,一份呼“武樵吾兄”。非常之时,他要显得非常亲热些。这个可再酌,曾局长在纸上打个问号,又继续写这密电正文:今据飞侦确证,匪以一股南渡乌江伴动,而主力大部正加速西去……

曾局长和曹科长埋头写译电文,邹副科长坐在发报机前活动着手指,对他来说,这是一场大战前的热身准备。曾局长右手刷刷写字,烟头就默默烫到了左手食指。

此即,仍按原路疾行西进,不得擅自改道延迟。是不是有点太直接?曹科长又问。

他这是命令,必须严厉。再酌。曾局长在“不得”二字旁又打个问号,又问曹科长,他跟薛岳怎么说乌江来着?那句话是怎么说?

乌江项王死地。

对对对,好记性!也可让他跟周、吴说嘛!不过,这种电文不宜太长,作战命令,我这就收笔;今番布置事关大局,刻下务希……

严令遵行!邹副科长忍不住给加一句。曾局长冲他一笑:嗯,合适。

初稿拟就,他们便一起推敲,字斟句酌一番。这一番推敲便又改动了不少字词,最终敲定最合适的措辞,报文纸已是红蓝乱草一片。曾局长看下手表,曹科长写定最后一个密码。他把红蓝色铅笔放下,以示搁笔。

曾局长最后看一遍,便将这密文交给邹副科长。

邹副科长庄重地坐在发报机前,干咳一声,又正了一下领口风纪扣,仿佛此刻他就是蒋介石,而周纵队和吴纵队正在等待他的指令。电头分开,给周、吴各发。

看你的了!曾局长说。邹副科长微微一笑,便手指灵巧地按动电键。

曹科长捻亮马灯。

四

密电已发出,曾局长并不离开。三人仍放不下极大的担心,于是煮一壶开水,抓几片杜仲叶子当茶喝。曾局长坐镇侦察台,紧盯周、吴两纵队反应。此电说:南游共军自有99师、93师截歼,望周、吴率部星夜并程,限明日抵达泮水、新场,以力阻共军经黔西。要求他们努力急进,勿稍犹豫,切勿毋违为要。

新场距泮水有上百里路,届时即令他们发现我军渡江,待他们集结部队掉头来追,也待得到后天,而红军明日即可全部渡江。

曾局长已是三天三夜没睡了,电令发出后,他的神态放松了许多,便有些困倦的样子。为防忽然睡着,曾局长便强打精神说起闲话:等真过了乌江,就有出贵州的模样了。客观来说,贵州这地方也有其优势条件,有煤炭,水力资源很丰富。我琢磨着,待革命胜利了,咱们可以回来建大坝,也搞水利。搞好了,用电不成问题,就能造个“小太阳”。不是“天无三日晴”吗?“小太阳”出来一烤,不就雾散天晴了吗?

说到这“小太阳”,大家立时退去了几分倦意,便想继续听他讲,他却笑着站起来,身子却略有些摇晃,便喝一口茶笑道:站着都要睡了!头痛……看来我该打个盹了,记着,半小时后务必叫醒。他们若不听话,就立马叫醒!不过依我看,他们是会听话的!

确实不必叫醒曾局长,可让他多睡一刻钟。因为国民党的周、吴两纵队果然是很听话,他们严格遵行了指令!他们对电报深信不疑!

侦听部门密息:吴奇伟所部于30日抵泮水,31日至三堰后继续向南前进;周浑元一部进至三堰、新场之间,其余可到新场……

一份特殊的电报,使中央红军绝处逢生,避免了一场灭顶之劫。蒋介石并未觉察红军假他名义发密电,但从贵阳派出的飞机发现了渡江大军。红军渡江当日,蒋介石便获知此情,大为光火,然而为时已晚。后来,红军又向西挺进云南,抢渡金沙江,摆脱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……

有史家评论:长征是一场突围,是很多次突围。每一次,敌人都败给了红军的智慧和勇气。



本版插图:李振 图片制作:贾国梁

矿藏

■ 郑茂琦

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:话说蚂蚁如何绊倒大象?乍一想,人们会觉得,蚂蚁绊倒大象不可思议。其实,这是惯性思维使然,老想着让蚂蚁去绊大象的腿,那自然不可能绊倒大象。若换个角度想,蚂蚁可以巧借大象的腿,钻进它的耳朵,弄得它难受不已,它会不会跌进沟里摔倒呢。小说《乌江之夜》中这些情报战线上的先辈,真正做了一次绊倒敌人这个大象的“蚂蚁”。这其实是个策略问题,也是个技术问题。不过最终,还要靠信仰制胜。

4月15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。2021年4月,本版刊发了作家余之的谍战小说《天饵》。今天,我们又从那段革命岁月中打捞出一个人物的故事。在这些惊心动魄的情节里,我们看到的不是传奇,而是真实的精神力量和技艺高超的胜战素质。

《传统》(银河里的星)都是发生在新兵与老兵之间的故事。在部队,老兵与新兵的区别不表现在兵龄上,真正的不同是身上有多少部队的传统。如果说老兵是座矿藏,那么部队的传统是座更大的矿藏,其中有取之不尽的宝物。

长征

第5441期



越来越大,“咔嚓”一声,冰层断裂,车辆坠入河里。

刘成章极快地脱下大衣,开始解棉衣的纽扣。副班长跑过来:“你有有关节炎,不能下,我下!”

刘成章说:“这事轮不上你,等我复员了,你当上班长才能轮上你!”

趁这个功夫,我把大衣也脱了,顾不上脱棉衣,爬上汽车大厢把拖车绳取下来,就朝河边跑。

刘成章冲过来,抓住我朝身后一甩,说:“你添什么乱,新兵还想干这活!”副班长也跑过来:“我和班长要是同意你去挂拖车绳,我俩在连队里就没脸了!”

刘成章麻利地脱去棉衣,脱去衬衣。我给副班长说:“班长有关节炎,说啥也该我们下!”

副班长说:“咱们汽车兵遇到这种情况,必须是班长第一个下,副班长第二个下,最老的兵第三个下,依次后推!”

我问:“哪个条例规定的?”副班长说:“没有哪个条例规定,是传统,一代一代传下来的!”

或许有人要说:你搜索出五十多年前的火柴,试图照亮这个世界,偏执不偏执,迂腐不迂腐?

我从来都不认为那是火柴,在我的眼中,那是森林和太阳。

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引子

说起来,老曾已经去世很多年了。在他病危之时,我们的同事前去探望。这位同事对曾夫人说,老曾这人真是太简单了!曾夫人问他何以如此感慨,他便说老曾立过奇功,遂说起1935年南渡乌江前的那份密电。后来,老曾去世后某一天,又有友人曾夫人说:老曾干过一件大事,这个事可是天大的事,我不能跟你说。曾夫人问,是不是那份电报的事?友人问,是老曾跟你说的?曾夫人说,没有。老曾将这个秘密守到了最后……

有一种静默,那是水中的星光,是风中的密息。他们口中的那份电报,一直深藏在时间的深处。

一

1935年3月29日,刚刚完成四渡赤水河水的中央红军到达了乌江北岸沙土镇。此时,红九军团仍在北面的长干山、枫香坝一带伴动掩护,沿途张贴标语,制造红军大军北上的假象,以吸引敌人继续北进。蒋介石一时难以搞清中央红军确定位置,他是欲在黔西地区“张网兜鱼”。30日,情报部门侦悉:周(浑元)吴(奇伟)两敌主力向泮水、新场前进。

红军主力在乌江北岸的狗场、安底、沙土一带待渡,假若周吴敌军在向泮水、新场前进中发现此情而改向追来,双方距离仅有二三十里路!

是夜,沙土镇中央红军总部灯火飘摇,人影晃动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首长,皆神色紧张地望着墙上的大地图,地图上以大头针插着长方形和三角形的部队标记,参谋人员时而挪动一下那些红蓝两色标记。因为老曾作为负责无线电侦察的局长,所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。那天晚上,每个人都是心急如焚。某一个时刻,他们都沉着脸不说话,烟雾缭绕中,地图上红蓝交织的箭头显示着一个可怕的大危局。各种突围之可能皆已分析过,几无任何可选的出路。情势如此紧迫,而他们几乎是一筹莫展了。能否渡过乌江,此乃中国革命紧急关头的大事……

情报局侦获乌江南岸的最新敌情:周浑元纵队部思演第99师在贵阳附近,吴奇伟纵队唐云山第93师在养龙镇,湘军李福新第53师正由遵义经养龙镇南下。这养龙镇距乌江南岸仅半天路程。北有敌军追击,南有敌军阻截。东边更有湘军阻拦,蒋介石已电令何健加强乌江沿岸守备,以阻止红军渡江东进。最危险的还是在北面,最担心周吴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构思这篇文章时,我想给它起名“传统”。查了几部词典,“传统”的词义不尽相同,归纳起来大概意思是世代相传的思想和行为准则。

1969年,我入伍到解放军汽车第九团,刚到部队第三天,就由班长带队,以班为单位到西宁城里活动,班长刘成章是上一年的兵。

满街的百姓都看我们,窃窃私语,“都是兵娃子”。兵娃子不是贬义,是新兵的意思。

我们听到这些议论,胸脯挺得更鼓,双腿迈得更有力,两臂摆得更标准,说啥也要给这身军装添彩增光。

中午到了,刘成章把我们带到一家食店,我们围着两张桌子坐好。刘成章问:“一人两碗肉面够不够?”大家说够了。他跑到柜台跟前,连他一共十三个人,买了二十六碗肉面。一碗肉面两毛钱二两粮票,二十六碗就是五块二毛钱五斤二两粮票。

呼噜面条的时候,我问刘成章:“我们吃饭让你掏钱不合适,我们把钱给你!”

刘成章说:“不用个人掏,我回去报销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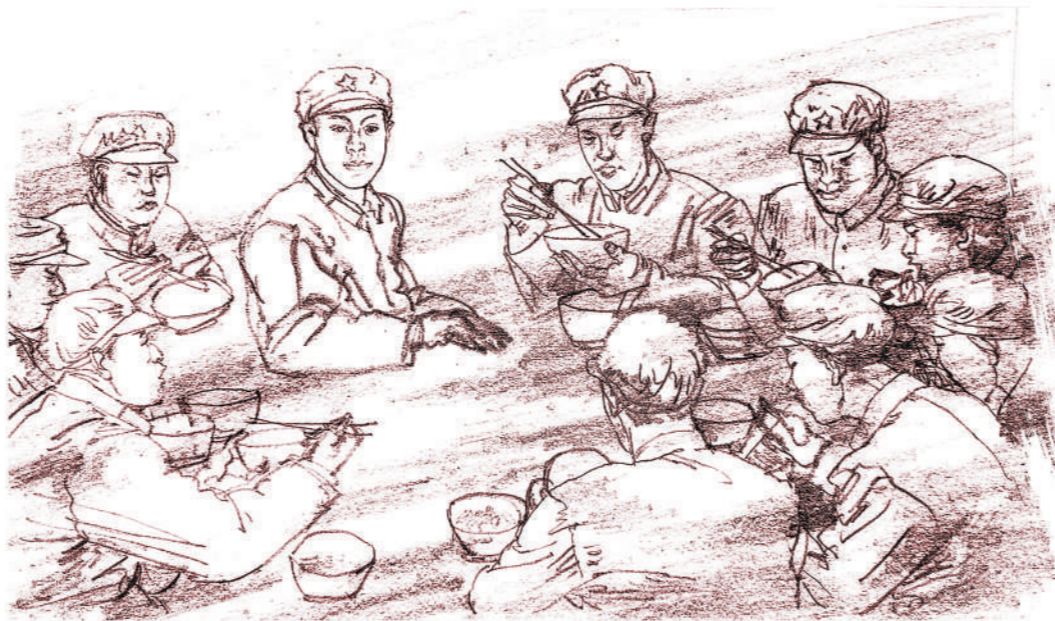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营房,我碰到司务长,说了这事。司务长说:“部队规定,执行任务时在外边就餐按标准报销,不执行任务的外出一律不能报销!”

我问刘成章:“我们那么多人吃饭,花你的钱和粮票……”

刘成章说:“我去年当新兵时,老班长带我们到西宁城,就是老班长掏的钱和粮票!这是部队的传统,比如

传统

■ 杜光辉



说,首长和战士一块吃饭,肯定是首长掏钱嘛。”

连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每年带新兵进西宁都是当过一年兵的准老兵。我就想,要是连首长让我带新兵进城,我说啥也不能让新兵掏饭钱和粮票。

我一个月的津贴六块五毛钱,给家里邮六块钱,剩五毛钱。部队把我们的吃喝穿戴、肥皂洗衣粉都包了。需要个人花费的就只有五分钱的组织费,这个不能节省。再就是买牙膏,最次的牙膏都要两毛钱,我就在牙膏上抠索,把牙膏换成牙粉,牙粉五分钱一包。这样抠下来,一个月可以存四毛钱,一年就是四块八毛钱。算来算去,要是十三个人吃肉面条,就得五块两毛钱,还是不够。如果要像有些家庭困难的战士,不买牙粉,用盐水刷牙,盐不用掏钱,可以到炊事班拿。这样又可以每月多节省

五分钱,一年就是六毛钱,够带新兵吃肉面条的花费了。

第二年果然让我带新兵进西宁。大家排着队到照相馆拍了第一张军装照,然后就该吃午饭了。我安排新兵坐好,自己跑到柜台前买面。万万没想到,肉面条涨价了,一碗两毛五分钱,二十六碗就涨了一块三毛钱。我把攒了一年的钱全掏出来还不够,只好买了二十四碗。新兵吃的时候,我坐在一边看,有个新兵问:“班长,你咋不吃?”

我说:“我这些日子犯胃病,卫生员交代中午要空一顿!”

带了一天新兵,花去一年的积蓄,还饿了一顿肚子,却心甘情愿。我按部队的规矩,做了老兵该做的事。

我们常年执行的任务是给果洛军分区运送物资。公路质量差,很多地方是便道,到了冬季,通过河流的便道被冻冰

覆盖,车辆只能从冰上通过。大部分地方冻冰坚实,车辆能通过。但也有的地方冻冰不坚实,车辆开到中间就会压塌冰层,坠入河里。

我当兵第一年,给班长刘成章当助手。

一月是青藏高原最寒冷的季节,测绘部队的技术员说这个季节的果洛,气温在零下四十摄氏度。

我们班接到给果洛军分区运送冬菜的任务。行车到第四天,车队从黑河兵站出发,一个多小时后开到一条冰河跟前。我们把车停在河这边,看着副班长把车开上冰层,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副班长的车通过了,刘成章和我驾驶的副班长的车也通过了。第四辆车通过时,我们提心吊胆的事发生了,车辆行至河面中心,冰层发出承受不了的“嘎巴”声,响声越来越大,冰层有了裂纹,裂纹